

期待理想作家的出现

——读徐则臣《寻找理想作家》

汪丽红

“写作者要寻找理想的读者，理想的读者能理解自己。对读者来说，我们也在想象和寻找跟我们相契合的作家。”在《寻找理想作家》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9月版）这本书中作者说，在今天，一个好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？如果把标准列出来，每个人都差不多。不过，在通约的标准之下，也有着个性的差异性。在作者看来，一个理想作家需要兼具开阔视野、问题意识、渊博学识。

此书将近年来徐则臣在外国文学（小说）方面所做的阅读札记、读书随笔与分享记录做一整理，集结成册。徐则臣经历过一段“穷凶极恶”的阅读时间，一本一本把自己“读开”了，也形成了简单却实用的阅读方法——遇到感兴趣的作家，便将他的书一网打尽。马尔克斯、大江健三郎等十位外国名家，那些名为《百年孤独》《黑书》等的经典作品，徐则臣

轻车熟路，信手拈来。读者跟着徐则臣读经典，体会充实而丰富的阅读乐趣，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理想作家。

开阔视野意味着理想作家要具有掌握世界的意识，并且为之努力。就文学来说，读什么样的书很大程度上决定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作家。“一个作家，想把文学搞好，你当然得清楚这个行当里最优秀的那群是谁，在干什么，他们探讨的问题是什么，做到了什么地步。”徐则臣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例：那些作家为什么能获奖？获奖原因是什么？他们处理的跨文化问题、身份认同的问题、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，为什么是当下我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？

“文学是要跟大家分享的，作品是需要跟读者之间产生对话关系的。你的作品让人家连说话的欲望都没有，对话关系怎么达成？所以视野很重要。”徐则臣说，还要有一个与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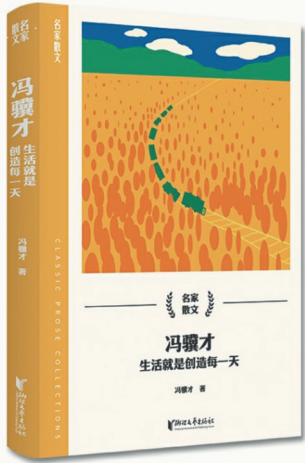
俱进的意识。时代在发展，时代需要跟你相匹配的新的文学样式出现，作家也应该有跟这个时代建立联系的意识。“我们常说，小说是以文学的形式给这个社会留下一部信史。好的小说理应具备跟现实之间形成充分的张力，也理应具备足够的还原历史现场的能力。”

如果一部作品跟读者没关系，缺少读者普遍认同的或者能够感受到的那个东西，这部作品大概率我们不会上心。这就要谈到问题意识。“为什么我们现在依然在探讨鲁迅，是因为鲁迅的作品里表现出来的强烈的问题意识，不仅针对那个时代的现实，对更普遍的现实和人，他也有自己的思考。”在文学的意义上，真正的问题意识，只有站得足够高，对这个时代、这个世界认识得足够深刻才能获得。

过去的作家，能够占有一个相对偏僻的资源，就可以讲述别人不知道

的故事，但在今天，这种资源几乎荡然无存，同质化问题不可避免。一个好作家一定要有足够的学识，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即把公共资源转化为个人资源，把大家都熟悉的题材处理成带有自己独特的风格、气息和发现的东西。既能把今天的生活讲好，同时又能用一种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讲述；既能跟世界文学通约，又能保持足够的差异性。

徐则臣认为作家大体分为三种，一种是作品等于作家，第二种是作品小于作家，第三种是作品大于作家。作家通过独有的艺术方式，经营出了一个比自己更大、更复杂、更多元、更经得起阐释和推敲的世界，这就是理想作家。此书不仅是他奉上的一份外国文学阅读指南，还为读者了解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：大家可以深入理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，更加期待未来理想作家的出现。



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的散文精选本，收入《花脸》《挑山工》等40篇散文名作。书中散文有对亲朋的怀念与人间温暖的珍惜，有对人生岁月的回忆与感悟，有对大自然奇观的描写与礼赞，有对文化根脉的守护。他的散文独具一格：笔触细腻，自然流畅，情趣盎然，情景理交融，富有哲理，显示出其深厚的功底。

《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》(冯骥才/著，浙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5月版)

长衫老者

我幼时，家对门有条胡同，又窄又长，九曲八折，望进去深邃莫测。隔街是店铺集中的闹市，过往行人都以为这胡同通向那边闹市，是条难得的近道，便一头扎进去，弯弯转转，直走到头，再一拐，迎面竟是一堵墙壁，墙内有户人家。原来这是条死胡同！好晦气！凡是走到这儿来的，都恨不得把这面堵得死死的墙踹倒！

怎么办？只有认倒霉，掉头走出来。可是这么一往一返，不但没抄了近道，反而白跑了长长一段冤枉路。正像俗话说的：贪便宜者必吃亏。那时，只要看见一个人满脸丧气从胡同里走出来，哈，一准知道是撞上死胡同了！

走进这死胡同的，不仅仅是行人，还有一些小商小贩。为了省脚力，推车挑担串进来，这就热闹了。本来狭窄的道儿常常拥塞；叫车轱辘碰伤孩子的事也不时有发生。没人打扫它，打扫也没用，整天土尘蓬蓬。人们气愤就叫：“把胡同顶头那家房子扒了！”房子扒不了，只好忍耐；忍耐久了，渐渐习惯。就这样，乱哄哄，好像它天经地义就该如此。

一天，来了一位老者，个子矮小，干净爽利，一件灰布长衫，红颜白须，目光清朗，胳膊窝夹个小布包包，看样子像教书先生。他走进胡同，一直往里，可过不久就返回来。嘿，又是一个撞上死胡同的！

这位长衫老者却不同常人。他走出来时，面无愧色，而是目光闪闪，似在思索，然后站在胡同口，向左右两边光秃秃的墙

壁望了望，跟着蹲下身，打开那布包，包里面有铜墨盒、毛笔、书纸和一个圆圆的带盖的小饭盒。他取笔展纸，写了端端正正、清清楚楚四个大字：此路不通。又从小盆里捏出几颗饭粒，代作糍糊，把这张纸贴在胡同口的墙壁上，看了两眼便飘然而去。

噢，谁料到这张纸一出，立刻出现奇迹。过路人若要抄近道钻进胡同，一见纸上的字，就转身走掉；小商贩们即使不识字，见这里进出人少，疑惑是死胡同，自然不敢贸然进去。胡同陡然清静多了。过些日子，这纸条给风吹雨打，残破了，胡同里的住家便想到用一块木板，仿照这四个字写在上面，牢牢钉在墙上，这样就长久地保留下来。

这样胡闹自毙大变样子。它出现了从来没见过的情景：有人打扫，有人种花，有孩童玩耍；鸟雀也敢在地面上站一站。逢到一夜大雪过后，犹如一条蜿蜒洁白的带子，渐渐才给早起散步的老人们，踩上一串深深的雪窝窝。这些饱受市井喧嚣的人家，开始享受起幽居的静谧和安宁来了。

于是，我挺奇怪，本来这么简单的一举，为什么许多年里不曾有人想到？我因此愈加敬重那矮小，不知姓名，肯思索，更肯动手来做的长衫老者了……

（选自《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》）



老舍读书

刘广荣

老舍（1899—1966），原名舒庆春，字舍予，我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、戏剧家、散文家，有“人民艺术家”之称。他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，192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讲学。回国后，任齐鲁大学、山东大学教授。老舍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，著有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《四世同堂》和戏剧《龙须沟》《茶馆》等等，其作品语言质朴、幽默、雅俗共赏，享誉海内外。有一次，《人民日报》的记者采访老舍，记者问他：“您的小说、戏剧、散文等都写得很出色，有什么秘诀吗？”老舍指了指书斋里的书哈哈大笑，说：“秘诀嘛，没有！不过，我觉得要写好文章，读书非常重要。”

那么，老舍是怎样读书的呢？首先博览群书。老舍在《著者略历》中写道：“幼读三百千，不求甚解……书无所不读，无所不获，并不着急。”老舍又说：“我读书没系统。借着什么，买着什么，遇着什么，就读什么。不懂的放下，使我糊涂的放下，没趣味的放下……”

老舍七岁读私塾，十岁进小学，后来念了半年中学，即考取了免费的北京师范学校。老舍经常读李白、陆游、苏曼殊、吴梅村的诗词，他有一空就看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等中国古典小说。老舍对鲁迅的著作爱不释手，曾当众朗读《阿Q正传》。此外，老舍也喜欢看外国的书。比如，莎士比亚的《哈姆莱特》，歌德的《浮士德》，狄更斯的大卫·科波菲尔》等等。老舍对狄更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多次反复阅读其作品，每看一次，都有模仿的冲动。在英国讲学期间，老舍手捧英国威尔斯、康拉德、梅瑞狄斯和法国福楼拜、莫泊桑等的小说读了又读。老舍非常推崇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但丁的《神曲》，数种译本均看过，甚至读了不少评论但丁的文章。说老舍是“但丁迷”一点儿也不过分。他有时涉猎威尔斯和赫胥黎等的科幻小说。也许是写作需要吧，老舍也会经常翻阅《辞源》。

其次读书得讲究速度。老舍读书一目十行是常有的事。有些书不需要永久记住，可以快速；有

些书写的东西司空见惯，读快点也无妨；有些书情节雷同，可以读得更快……老舍感叹：“读得很快，而不记住。”显然，这是一些无关痛痒之书。他还说：“读得快，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。不合我的意，我就练习跳远……看侦探小说的时候，我先看最后的几页，省事。”时间就是金钱，时间就是效率。在快节奏的今天，读书如果慢吞吞，一年半载也看不完一本书，那不行的。那些嬉笑怒骂、讽刺幽默或者休闲之书，我们可以从纷繁冗长的文字中抽出身来泛泛而读；那些与自己兴趣爱好以及职业相差十万八千里之书，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读其中的某些部分；那些可读可不读之书，我们完全可以一目几十行甚至一百行地看……

第三不要机械地从头至尾读一本书。老舍在《读书是一种享受》中云：“有些人读书，读完一本再换一本，我不赞成这种方法，我认为不一定要读完一本再读一本。就我自己而言，我发现同时读五六本书反而更合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无法每一天都有保持不变的心情，而且，即使在一天之内也不见得会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。”有一次，老舍早上读莎士比亚的戏剧集，但下午就没法读下去了；他只好拿起《高尔基传》看。读一本书太单一，读多一些书，可以减少审美疲劳。

第四，读专业或学术书最好能找相关的几本或者更多来阅读。老舍说：“读了一本文艺作品，或同一作家的几本作品，最好找些有关这些作品的研究、评论等著述来读，也应读一读这个作家的传记。”这样读书，能进入更深的层面，避免人云亦云，可以形成自己正确的观点，读书的收获肯定大。

第五读书只汲取其精华，不作批评。老舍做人低调，读书显得无声无息。他每天读什么书，从不告诉别人。他幽默地说：“一告诉就糟，嘿，你读《啼笑因缘》？……一批评就糟，尊家这点意见？”老舍觉得读完一本书自己心中为数就行了，脑海里飘过“印象甚佳”这几个字的就是好书。对写长篇巨著的老舍来说时间显得弥足珍贵，他哪有闲工夫去批评别人？

书香书影

近年来，盱眙县总工会倾力打造“书香三八”女职工读书活动品牌，持续推动女职工文化素养提升。通过定期举办读书分享、知识讲座及线上阅读推广，为女职工搭建起学习交流的广阔平台。不仅吸引了众多女职工积极参与，更在全县范围内营造了浓厚的书香氛围。盱眙县总工会多次荣获全国“书香三八”读书活动优秀组织奖，是全国唯一一家连续四年获此殊荣的县级工会，充分展示了盱眙县总工会及其女职工在推动阅读文化、提升个人素养方面的卓越贡献和积极成果。图为“玫瑰之约·书香工会”2024年盱眙县女职工读书活动启动仪式。 马国良



生命，在奔跑中闪光

戴珩

肖玉荣笔名肖一行，肖行。用“行”和“一行”作为名字，清晰地显现出他对自己生命的要求和定位。行的意思，是走和小跑。而在肖玉荣的词典中，行，则更多含有快走和奔跑的意思。

阅读肖玉荣的书稿，我能明显地感觉到，这个出生于盐城市建湖县的平民子弟，从他踏上人生旅途，生命意识开始觉醒的那一天起，他就一直自觉地保持着一种精进和奔跑的姿势。

他和梦想一起奔跑。他和事业一起奔跑。他和时代一起奔跑。肖玉荣的热情很饱满。在当记者的日子里，他不分春夏秋冬，不管严寒酷暑、阴晴雨雪，频繁奔波和穿梭于水陆空交通线，南京的码头、车站、机场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他关注着南京和江苏交通事业的发展，关注着市民的出行和百姓的民生，他用身体和文字的双重奔跑，向读者及时报告着交通行业的重大新闻。沪宁高速从双向4车道到扩为8车道、长江二桥从设计到通车、南京地铁从梦想变为现实……这些标志性交通工程，都在他的笔下得到精彩呈现。

肖玉荣的姿态很端正。肖一行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扣得很紧、很好。他有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他珍惜人生的每一次机遇，他把每一项工作、每一个工作岗位都当成是自己人生最好的历练。他从报社进入到南京地铁运营公司工作后，先后当过秘书，当过宣传干事，当过内刊编辑。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，他都满怀热情，全身心投入。为了融入南京地铁事业，他全方位加强理论知识和业务知识的学习，克服一切困难，加班加点撰写文字材料，并发挥自己当过记者的新闻专业特长，适时组织媒体通气会和现场采访，满足记者采访、写稿需求，并积极参与新闻稿的提供和写作，使南京地铁通过媒体的报道与传播向社会树立和展示“人文地铁”美好形象。

肖玉荣的步履很坚实。他一直在默默努力，不懈奔跑。他踏出的每一步，脚印都很深。他迈出的每一步，岁月都有记录，都有回响。担任南京地铁通号分公司党委专职副书记后，他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，扎实开展党建工作，使党建工作与生产业务深度融合，引领广大职工干事创业，促进企

业高质量发展。近几年来，南京地铁通号分公司党委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，结合党组织建设和生产维保的需要，探索创建了“耳目先锋”党建特色品牌、“三色课堂”党员教育品牌、“五声传情”思政工作品牌、“平安通号”企业文化品牌及“勤廉通号”廉洁文化品牌。其中“耳目先锋”党建品牌荣获“南京国企党建品牌”，“三色课堂”党员教育品牌获得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课题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。为探索党建创新的有效途径，通号分公司党委积极寻求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单位联学共建，与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、南京工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、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通信学院、中铁上海局南京电务段及南京恩瑞特公司组建了党建联盟，不断开拓党建工作新局面，不断提升党组织的创造力、凝聚力和战斗力，持续激发基层党建新活力。

肖玉荣的生命，在奔跑中成长、进步，在奔跑中丰富、厚实，在奔跑中生辉、闪光。

奔跑的姿势，是奋斗者的姿势。奔跑的姿势，是弄潮儿的姿势。奔跑，是因为心中有向往。

奔跑，是因为胸中有激情。奔跑，是因为肩上有责任。一路奔跑，是因为时代在奔跑，祖国在奔跑。

奔跑，就是与时代共振，与城市同步，与人民同行。肖玉荣的书稿有三十几万字，分为三个部分，代表了他人生的三个阶段。这些文字记录了江苏交通跨世纪发展的景象，再现了南京“人文地铁”从无到有、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，呈现了党建引领国企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经验，也记录了肖玉荣一路奔跑的生命印迹。这些文字，对年轻人，对地铁职工，对党建工作者，对不同的读者，都会有所启迪。

肖玉荣属虎，刚到知天命之年。50岁的他，依旧年轻，依旧虎虎有生气。我们期待他依旧保持青春的姿势，在新征程上继续奔跑，和南京地铁一起，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南京新实践、建设交通强国作出更大贡献。

（本文系南京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的肖玉荣作品集《奔跑在路上》序言，作者为文化学者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）